

## 小説

## 宦海燃犀錄

一八 豐時客

吳其仁曰。坐汽車。豪賭博。兩者為文際上之要需。則既聞命矣。若夫入必住飯店。則又何也。抑吾往者聞家叔祖赴京兆試。僦居巨宅。月租不過三拾金。今飯店一日之租。亦須費至二拾餘金。無乃過乎。是則可省耳。

某科長曰。以某所聞。泰西旅館。壹日之租。有至五百金者。次者亦四百金。三百金。區區二十金。曾何足云。且與諸旦公交接。其名刺

上不能不署住址。不能不署電話。以便信息往還。若名刺上大書寓六國飯店。電話若干號。則閣下持刺

。即視為貴賓。若名刺上或署寓某客棧。寓某宅子。而電話之號碼如。則閣者目笑。存之矣。然則吾京而不得已焉者也。昔者吾友某君。吾京有所謂託。而行囊盡。若長住

亦靈運臺流。笑謂予曰。君亦聞吾邑有三海岩乎。蓋人間之清暑殿也。口誦手畫。鋪陳其勝。且曰君素慕環秀橋。此去經其地。何不遍遊以償素願。因之遊興勃發。遂約同江君熾。南。黃君振。參。聯袂出東門。甫參里。即至環秀橋。橋爲邑中孔道。計長幾半里。橋面可設百餘筵。兩旁遍植石欄。中嵌環秀橋三字。字大如斗。蓋高廉諸府。最著名之橋也。相傳橋有婢名環秀。鋤地見寶金。歸報楊。楊囑勿聲張。許納爲妾。後食旨煥麗。其鬼現形與爭。不得已。盡出藏金建是橋。餘載而工始竣。橋成奉表旨旌。良有以也。噫。磨金昧良。楊之罪固不容誅矣。尙幸能晚蓋。使往來者

不以也。噫。磨金昧良。楊之罪固不容誅矣。尙幸能晚蓋。使往來者

而名刺上則仍大書寓六國飯店。若諸巨公約以某日過從。則或於是日遷入飯店。迨巨公既去。則乃回旅館。終日僕僕而會不憚煩。則此中

費計如某君者。是或豈道也。吳其仁曰。住必飯店。則又既聞命矣。若妓女之纏頭費。伶人之賞犒。亦動費多金何也。吾曩者宴於香江石塘嘴。纏頭之擲。多不過二白金。少則百數拾金耳。而妓女已承迎之不暇。又曩者吾初度之辰。潤。若過寒酸子。則望望然去之。若將況焉。此種政客。不能爲福。而能爲禍。蓋能於諸巨公之前。媒舉動。蒙侈者。則羣焉趨之。如蟻之

慕羣。如蠅之逐穢。汲汲焉爲之効。亦動費多金何也。吾曩者宴於

香江石塘嘴。纏頭之擲。多不過二白金。少則百數拾金耳。而妓女已承迎之不暇。又曩者吾初度之辰。潤。若過寒酸子。則望望然去之。若將況焉。此種政客。不能爲福。而能爲禍。蓋能於諸巨公之前。媒舉動。蒙侈者。則羣焉趨之。如蟻之

慕羣。如